

章氏遺書

章天爵書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五

湖北通志檢存稿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序傳

傳者緯經之稱繹義訓故記言述事書人

繹義如易象
訓故如爾雅

記言如論語述事如左傳書人如諸史列傳古人皆稱謂傳

古人無定法也自書分

經史而左氏以述事爲編年之宗史遷以書人爲列傳之本於是傳爲史氏專篇荀袁復以紀稱編年之書則傳又專屬書人之用以至文人之集具人終始亦必稱傳而古人以傳緯經之旨微矣夫文宜稱質而辭貴勰時後世史稱傳旣爲定名豈當更求詭異惟是史家體

宗遷法遷之列傳雖爲書人發凡其貨殖龜策諸篇未
嘗不兼述事品藻人物以意合離一篇之中不盡人爲
界畫猶左氏之遺也至班范以下則類廣而例益拘矣
夫傳以人拘則事散而互注不得不多如事詳某傳及
事在某篇之類
人又以類拘則名繁而分篇不得不廣王公將相卿尹
牧伯區分品類
莫不史文冗晦所由自也方志爲史氏要刪則記載當
有傳宗史法其人物一門固列傳之遺也節錄事略區分品
目則類書矣科名具於選舉狀誌列於藝文又雜出矣
全鈔史傳或失翦裁附注異同亦嫌繁富斯則施於府
縣之志尙見博綜著爲統部之書不勝卻車載矣前人
所爲陳留風俗汝南先賢諸傳今非完書而文亦偏舉

專紀人物非
爲方志全書

宋人名志若羅氏新安范氏吳郡諸編則

翦截史傳已開後世方志摘比區類之端是以方志人

物薦紳先生蓋難言之夫志者識也典雅可識所以期

久遠也書無限斷則瀚漫而不精事取因仍則茫昧而

易雜一方之志將記一方之事也古今理亂亦旣粗具

於編年紀矣抑事以人舉者也編年文字簡嚴傳以申

其未究或則述事或則書人惟用所宜不敢執於一也

昔班襲馬文劃自西京斷代

自秦以前班旣不用孝武
以後又馬所無自高至武

不得

范同陳傳介於東漢疑年

如袁紹劉表諸傳范爲
東漢末造陳爲三國始

事亦不
得不複

非有意於從同勢自不容已也方志家言搜羅

文獻將以備史氏之要刪史之所具已揭日星復於方

志表揚豈朝典借重於外乘耶如謂一方數典不得不具淵源則表列姓名足以知其人之出處史傳全文自可以意舉矣楚自鬻熊開國遠歷商周至於明代以前紀載備矣高陽苗裔荒遠難追筆路藍縷略見稱述至春秋始著事倍桓文卿士大夫長才輩出蓋文王自丹陽啟郢而屈鬬諸族彬彬見稱述矣昭王都郢霸業熾昌公族既有三閭庶族亦參二廣文謨武略治國交鄰春秋所紀楚國人才磊落相望假使馬班生於其時得見其詳爲之分科列傳令從兩家篇籍恐未足以當其富也然丹陽二郢都邑屢遷皆在今湖北境至春秋末季而啟疆滋大北連陳蔡東兼吳越凡稱楚者規方幾

五千里史傳人物不得其邑里者皆號楚人無論瀟湘
 洞庭今以爲湖南境卽春秋仕楚有邑里者亦不盡出
 湖北一區此則詳於沿革之篇矣沿革見府縣考秦漢之際楚
 人多指江淮史有地理專書人物易於稽檢項氏世爲
 楚將而籍起下相王孫揚側田間而盱眙立邑則郢楚
 故都不足爲人物之舊貫也赤符中啟白水膺圖龍躍
 時乘蠡屯材策西都羣寇旣爲前驅南陽冠蓋遂多著
 望陰郭世封樊岑勲業斯則宜漳隨棗之間多存其故
 轍云三分鼎足爭幟中原伏龍鳳雛并出襄鄧江夏則
 有費禕李通荊州則有董允霍峻江夏乃今縣地魏之龐氏山
 民吳之習溫張悌皆楚產也典午以還門閥相尙襄陽

習氏荊州宗氏人才盛矣諸柳則有元慶世隆慶遠敬
禮愷憐惓偃之流驚序於齊梁諸庾則有杲之黔婁於
陵肩吾季才曼倩華域說信之倫蟬聯於南北世家故
族殆與陳郡之謝瑯琊之王相伯仲焉隋唐之間樊興
許紹以武略起安州今德安縣蔡允恭岑文本以文學出荆
渚一代治平文優於武鄂州則李氏父子善與邕也襄陽則
杜氏祖孫審言與甫世業家風蓋爲後世所宗範矣至於西
方之教無與經綸第五祖傳鐙南北分派皆著蹟於新
蔡今黃梅縣實爲史氏外篇昔晉史之著鳩摩魏書之志釋
老咸紀事實非爲崇奉春秋所不廢也劉昫記錄元奘
宏忍之流歐宋刪之過矣宋史列傳滋多占楚貫者加

於往牒由元訖明時近史繁人物不可以更僕數矣方
志家言往往於史之所具而采錄或逸其名雖撰次之
疎亦繁重難以周遍也語云知屋漏者在宇下拾史遺
者其方志乎宋元遺書今多存者史文所具互見異同
乃知一家之言殆於人心如面是知百國寶書左氏必
多割愛楚漢記載史遷容有不遑譬彼琢玉爲器所去
之玉未必遜於所存製錦爲衣所裁之錦豈必不如所
紉正史體尙謹嚴方志宜存旁見孟子對湯武苑囿之
問皆曰於傳有之左氏所引亦有軍志周志之文是皆
六籍正文之所不載則偏書外紀自古有之今則於所
別著略見旁搜所以表方志之緯於史也其無關經要

則姑從闕如不敢逞奇袤之說也是故正史未具方志

當詳今而略古

正史未具之人方志詳爲之傳是詳今也正史有傳則但存其名於表是略古

也正史既具方志又當詳後而略前

宋元至明史傳雖具史外有書可參

故無傳者補之傳未盡者或增訂之

是詳後也隋唐以前史無旁書可參則止有人物表而無補訂諸傳是略

也前亦取當於事理非有所別擇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名者實之賓

實不足則競於名好惡相攻史文或有誣妄名利相市

方志或多誇飾斯爲病矣蓋見於史者有褒有貶而方

志或於本史之傳則錄褒而去貶至於史不立傳之人

方志任情無例諛墓頌嘏失實之辭酬應泛濫文墨之

筆漫不知擇則方志病而國史無以爲質矣是以持論

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嚴采訪不可不慎商榷不可不公以古良史爲師猶恐失之不及況敢輕心掉乎

宋陳規德安禦寇傳

宋徽欽北行羣盜滿野德安當南北之衝賊氛尤熾守臣陳規善於守禦爲淮漢間保障權府事八年前後百餘戰殺賊萬餘人賊由是不敢正視德安淳熙中瀏陽湯璫爲德安教授訪其遺事爲德安守城錄上之朝今括其要以爲傳靖康元年十二月賊王在闔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宋史盜名祝進守臣陸德先以下皆棄城走遂犯德安府時規知安陸縣事先奉府差遣旋以寇警檄回行至應山界聞賊闔僅等於除日休徒寮子市置酒張樂

規知其無備遂於次年元朔率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夏翬各以所部弓弩手土軍馬立黃冕雷志和劉允李吉向吉竹清楊素等徑入賊營掩殺賊大潰走旋抵府府屬官僚李公濟周子通張顏悅田緯胡善張惟德等皆先後逃去或震驚中疾死所存惟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弢監酒稅務趙康輔與規眾以賊攻城危急推規權領府事規亦力任之出奇應變賊不能逞賊嘗聚薪欲燒齊安門規以火箭熱之賊又用牛皮包裹鵝車洞子樓逼攻齊安門規就城門空處用竹竿托鐵叉抵拒鈎掣洞樓裏皮發大石摧樓弩箭射樓上賊賊退毀其樓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四圍有梯道用氈

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城上用長竹併力推之雲梯倒壓死賊數人賊又進天橋逼城高約二丈闊一丈長四丈餘上有幔道可竝行數人欲以登城城中用勁弩射賊賊不能進賊又發大砲繞城四面攻擊規令眾隱身笆籬木柵礮不能傷賊計愈狡規禦賊之術亦愈奇賊終無退意又有黨忠率賊兵五六千人著雜色衣與王在合攻城規語機宜閻孝周曰賊來益眾此非可以力敵也當以計破之隨招王在等至城下以大義說之薄許犒賊又招賊將蔣宣入城置酒晏宣款說宣以禍福令徧諭諸賊賊意稍解明日王在引兵去黨忠獨留忠意城小且屢受敵乘昏夜急攻用長竹縛荻爲炬

長二丈餘列二三百炬火光照耀如晝延燒城上笆籬木柵矢石如雨礮聲震屋瓦下墜規極力禦之至曉始退然忠終無遠去意規大怒遂激厲士卒開朝天門分兩頭掩殺賊小却規隨收兵入城又開景陵門出大敗之屍橫遍野溺溷水死者無數生擒賊眾又奪得旗六十三鼓四十鉦五槍刀二十三牌十五連弓三弩二牛五十二馬九十羸五驢十二於是規軍聲大振遠近恃之建炎元年九月賊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等已破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其先僞求招安規登城視其營壘曰詐也急爲備夜半孝義薄城下盡力攻擊規盡力禦之殺賊三百餘人以矢石中傷一

千餘人奪賊雲梯七十餘座世孝義等遂拔寨南去二年三月賊楊進號沒角牛來寇眾號一百五十萬馬三萬餘喊聲大振攻具甚盛卒爲規所挫殺傷甚多計窮求招安規出城與交質進感之折箭爲誓卽領眾去是年十二月又有賊孔彥舟僞稱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由孝感縣來寇德安府攻城不下當夜望隨州遁去九月再據隨州來寇德安府八日遁去十一月又由隨州來寇德安府兩日遁去三年三月賊董平等焚掠應山孝感諸縣規遣兵掩殺平遂遁取唐州據信陽四年春寇德安府規遣將辛選擊之平棄輜重走至西京界爲村民所殺夏五月賊趙壽號不忙率眾數萬人自黃州

劫掠孝感縣界僞求招安時撫諭使馮國用至規白馮許之給犒訖壽忽遣賊僞作民兵裝束奪城門入守城兵以死捍規隨發礮箭擊賊賊退又就礮箭不及處列營圍城規突出與賊接三晝夜賊拔寨走六月賊曹成李宏自光州信陽來寇眾號數十萬布滿諸城直抵襄隨郢州界駐三龍河七月薄城下規迎戰卻之八月又至規又卻之旣又合圍規督眾死拒相持六十餘日賊氣奪規因示招安意賊亦自陳爲賊始末佯應規卒大合攻城規又力戰卻之明年二月成宏離三里河望漢陽軍去蓋自靖康元年後五六年閒賊之攻德安也數無論多寡時無論久暫當規鋒未有不立挫者續有忠

訓郎權孝感縣事准鎮撫使差權縣事韓遙其禦賊亦與有力焉紹興元年十二月有賊桑仲與信陽軍賊邢舍人尙統領等領賊二千餘人逼德安府城又有隨州賊孫彪領賊三千餘人先後來寇規皆力禦之且殺賊百餘人二十日諸賊又齊攻城自夜鏖戰至朝食始退二年正月賊又發兩路兵夾攻城鏖戰兩月餘退去先是韓遙就離荏縣十里地名紫湏周圍積水爲濠堅築城壁以待賊來事將竣賊二千餘人棄府城來奔先二百人到城北遙迎戰敗之賊大隊至兩造浮橋攻城東北壁悉爲遙拒退遙隨夜劫賊營殺賊三百餘人收合被擄男女五百餘口賊憤併力來攻大造戰艦攻城